

邢湄丘先生集序

今夫人之所贵者，德而已矣。所以圣门四科，以德行为先，而言语、政事、文学，其后焉者也。即不朽有三，立德为一，德非人所称达尊者哉！

然而自古迄今，求其无愧于德者往往而鲜也。如琼府文昌湄丘先生谥忠惠邢公者，迹其生平，少负奇才，生年甫十有四岁进庠，乡、会二试高中，廷试登二甲，人咸谓其长于文学也。迨任四川道监察御史，出巡福建、辽东、河南三处，皆有去恩德政碑立。及守台州，民甚信服。去任，数百人赴京告留。后改苏州府，活饥民四十余万口。治绩表表，内外交荐，政绩为天下最。朝廷赐敕褒奖，陟参浙藩，连升都宪，巡抚东南。时江南浙江二省莫不蒙公优优之政，经济脍炙人口。宪宗嘉其有守有为，才识老成，廉明公忠，特敕考察文武官员。清名美政，播闻朝野，人咸谓其长于政事也。公片言折狱，语必根理，排难解纷，辩才无碍，人又谓其更长于言语也。则其所为立功立言者得矣，犹未知其德果何如也。

今余督学来琼，索郡志览之，知公名列琼府乡贤，非仅祀于台、苏之名宦也。公晚年愈进德，足迹不履公庭。尝构草亭于居第之前，作记以自见。著有《湄丘集》。惟效薛河汾之为人，盖脱屣声利之场矣。且居家孝友，表正里闾，多给族戚乡邻贫难者，山林中经济亦多。无惑乎论者谓公与丘、海二公，为奇甸三名贤，他人之贤弗及也。公归田遐僻，潜德幽光，未有为为之请题加赠。名虽若逊夫丘、海，乃论其实，志同道合，易地皆然，不相上下也。故《府志》传公乡评，自唐宋以来，海南人物莫及。昔时丘、海诸公，于公没后，犹有称道不衰者，可知公之立德又极其至矣。谓公专长于政事者，岂足以知公也哉！

余久慕公之风猷，公余欲求其文集观之。适公宗孙上杓祀生者，志切继述，思欲续修公之文集，亦是贤孝之裔。具呈余言为序。余取旧集阅之，虽为夏五郭公，乃其所作，多有理趣，不徒工於纤丽浮巧之文已也，是实知道者所为。公之言，诚有德者之言，非有言者之言也。所谓先器识而后文艺者，非耶！亟宜表之以为世劝。

初，余以言为不足公重，未便即允。后士杓祀生恳求，余以公昔为苏郡守，后升江南巡抚，吾苏人受公之德泽不浅，于义必不可辞，故不避其不文，而勉为之序。时雍正甲寅仲秋之吉。

赐榜眼及第日讲官、起居注司经局、洗马兼翰林院修撰、提督广东学政加一级纪录二次、姑苏后学缪曰藻文子甫拜撰。

邢湄丘先生遗集序

太史氏曰：予读《邢湄丘先生传》，辄抚卷叹息，想见其为人。比览公遗

文，词旨明粹，成一家言，益以见立言有本，不可诬也。

夫公以名进士，历官宪台，巡抚江淮间，功德在人。其持论侃侃，不阿权要，何其正也。逮乎解组归养，优游林泉，能以言行矜式閭（尚阝）。其出处有道，光明卓犖之概又如此，故其为文博大昌明，粹然无疵。存者如《大成殿记》、《射圃记》、《送周推官序》诸篇，皆经术渊醇，词理朴茂，吟咏间作，率非苟且涂饰之词。言之有物，非笃于道者，能若斯乎？

夫琼僻在荒岛，而英才辈出，未易仆数。其卓卓者，则公与琼山、刚峰两先生，并称“三贤”。昔史所传，岂虚也哉！予闻公长于丘，而海复继公后。当时琼文接址，百十年间，人物表著如此，岂名流之产将不择地欤，抑克自淬厉而人皆可为也？予于公有慕焉，并以告善读公文者。

赐进士及第、翰林院编修、同里后学张岳崧谨序。

邢湄丘先生遗集后跋

嘉庆壬申年，岳崧既序先生文，然当时所获卒业者仅数页。继得《送周推官序》一页并入，知先生文必多遗佚，因语先生族人，共相搜讨。阅今廿余年，岳崧奉讳归里，先生裔孙维与宗宪等来谒，则先生集已一再梓行，岳崧前序亦已附刊矣。翻读全帙，各体文及诗，仍复寥寥，且多羸入后人妄增之作。噫！此浅人欲藉先生为重，而不知适足为先生累也，因为别择数四而汰其贗者。呜呼！岳崧不敏，何足以订先生文？

虽然，先生之文，浑朴古雅，词旨深醇。其视贗作，如珍琳琬璧，虽杂之砢砢砂砾中，而宝光虹气，璀璨辉映，不可混淆。此固有目共睹，无俟深于文者能辨之矣。抑岳崧更有感者。丘文庄撰先生墓志云，公诗文不多作，作必有意趣。而黄泰泉《通志》载《湄丘集》十卷，乃迄今仅存什一，何耶？余郡居大海中，湿热熏蒸，风潮之所侵，而虫蠹之所丛，不但唐宋谪宦如李卫公、赵忠简、苏文忠诸名贤片楮只字无复留余，即明文庄、忠介诸公手迹，亦复泯然渐没。每忆文庄尝为石室藏书，嘉惠来学，今日不第书不可见，并石室亦湮灭无存，将地气使然欤？其传之弗慎欤？是可慨已。

抑又思之，古人传世之作，不惟其多，惟其精。后之学者读先生兹集，如文豹一斑，吉光片羽，即可忉叹寤思，想见先生之所以为文，与其所以为人，则亦无庸斗靡夸多，以为观美也已。谨厘订文一卷，诗一卷。

道光廿年，岁在庚子，前护理湖北巡抚、湖北武昌等处承宣布政使司布政使、同里后学张岳崧谨再跋。

文

琼州府学大成殿记

夫子没，道在六经，天下郡县凡有学，以崇诗、书、礼、乐之教，必尊吾

夫子为先圣，塑其像祠之庙。学有时废，庙则未尝废也。历代追封，尊极王爵加谥，备于大成礼，改额大成殿。夫子位正南面，从游贤哲咸以封爵序坐乎左右。庙貌有严，审法象之器，正轩昂之乐，谨飨祭之时。吁，何其隆耶！周室衰，圣王不作，教化凌夷，吾夫子固天纵之圣，而不得位于帝王，独与其徒讲明道学，阐圣教于遗经，寓王法于鲁史。尧舜禹汤，文武之道，晦而复明；君臣父子，夫妇、长幼，朋友之礼，坏而复立。天下之人，得不沦于左衽者，谁之力欤？后世斯文宗主，舍吾夫子其谁欤？褒崇之典不如是，不足以报其功，所谓盛德百世必祀者也。

琼州府学庙，志以为宋庆历间建，迨今四百余年。灵址在今府治之巽隅，地亢气朗，兴复相继，规制整备。顷者学堂增广，而殿犹仍乎旧。郡守倅上饶蒋侯淇、长乐马侯叔文，受值兹土，殿适凋敝，虑无以彰我朝崇圣报功德意，谋新其作，乃出赏罚余钱，遣工师逾海之北求巨木，得木名铁力者，选什一于千百，趋驾以归。辰卜既吉，工集其良，群之于肆，且斫且陶，百作并兴，饬具食纾，敦事森严，而功自倍。于是撤其敝，崇其址，鼎新建置。工始于成化丁酉岁之秋，明年夏告成。殿总若干楹，广袤视旧无所增，而高过之。飞檐层出，百度森如，材坚斲完，不华不朴，望之巍然。时僉事俞公璟按节海南，适观于庙，见诸像与图不相肖，而位且相迫，复购良工按图彩塑，端其位次，内外一新，允足以展严祀之多仪，当崇文之杰作矣。落成日，礼行释菜，衣冠聚会，皆尝从事乎《诗》、《书》而愿学焉者。仰瞻圭冕，神光流动，其心宁不悚然起敬乎！不知皆能信其道而笃于行，不为邪说惑否也。至若春秋仲月礼行释奠，主之陪之，亦皆学优而仕，资其食于民者。登降殿陛，参越圣灵，其心宁不自荣于得共事乎？又不知皆能行所学以泽斯民，法不寇于货否也。署学教谕陈顒走书求予记，言工作之勤。首以夫子所以永垂世范者告，终则愿于业儒者行思仰止，穷于所义，达于所法云。

琼州府学射圃记

皇明一统天下，首建儒学，而附之以射圃，以教诸生之射。盖以射者，学者之事。礼行于学，可以观德而选士，利用于武，可以威敌而御强，古之圣王务焉。射圃之附于学，实酌于古，而以时宜制之，盛典也。

琼州府学射圃，出学宫门西行不百步有旧址焉，地不满射者之力，屋不蔽风雨，阶物不度，侯服不给，诸生病之。成化辛卯岁之春，广东按察司副使剑江涂伯辅奉玺书来按于琼，政肃风行不一，再越月，百蠹以消，百废以举，民用宁辑。一日观射，因叹射圃之陋，曰是之弊，俗吏之为也，思辟而新之。不欲劳民，乃自为措置。材选其良，斲选其坚，工选其能，拓于其址，并诸余地而增之。总得广不五十步，袤百步有奇。画地置射亭五间，左右附墙各置小屋

三间。砌阶墀，径直道，恢之以染，坦若展茵，法制备具，诚可耦进退、比礼乐，而张弧矢矣。工始于公至之年夏六月庚申，以是年冬十一月己亥告成。

总其事而董其功者，郡守莆田吴侯琛、监诸义官海忠辈也。为之左右而整饬其器物者，都门雷阳王公璲也。公又自为损益大射、乡射之礼，注为《射仪》一通，俾诸生习而射之。琼之士大夫观者听者，莫不欣然颂公能宣德意以翼文化，虑久而亡之也，欲立石刻《射仪》以贻后人，属郡博陈顒走书来文，征余言记之。

嗟夫！世之食公禄而力可为者，曾有几入而知所当为哉？金壁辉煌，有腴民脂而耸老佛之殿阁者；风月潇洒，有殫民力而张宴赏之池亭者，其视圃亭之作孰当耶？抑公之崇儒化，不啻此一事。若学校、若祭器、若揭经程艺，皆切切于心而为之未已。伟哉涂公！力可为，而为君之所当为，不随俗而流，可谓一方兵民之寄，而不负委托之重者也。是宜记之，附于《射仪》之后以著其美焉。重修文昌明伦堂记

今天下学有明伦堂，古谓之讲堂，亦谓之伦堂。盖以学校所讲明者，伦理而已。明此理而昭晰于人，岂非用人以化成天下也哉！文昌儒学，岁久而敝，宪副涂公伯辅至止，以其窄而陋也，俾知县事古藤宋经重经理焉。即成，使生员林徽祈征余文记。

所谓明伦堂者，窃惟人民之成，伦理之明也。人有五伦而不知所以自明，必待圣人立教以明之。经书者，教之具也；学校者，教之所也。圣人之教，不能遍及，必于众人之中择其俊且秀者，于学校之中授以六经之道，使其朝夕从事，诵言究理，指陈事实，稽古验今。匪徒自明，又以开导其姻族，而渍渐其乡里，俾才良而俗厚。异时学成而仕，上以致君而泽民，中以淑诸其秀且俊者，而俊秀之民，他日又推以淑诸人。彝伦攸叙，人文之成，庸有已耶！人伦明，则人文成矣。人民成，则天下化矣。

吾邑以文昌名，其士民之美，必能如《易》之所云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顾三代之文，郁郁于成周，而成周之文，不外乎三代之所以明人伦。吾文多士，斐然成章，以应邑之名，要必秩然人伦之叙，而后灿然文理之备，斯无愧焉耳。苟反而求之，文采有余，而实行不足，不亦有负于是邑之名、斯堂之颜也哉！此岂独士子为然？凡民于是与教于是、官于是、出入往来于是，拥皋比而谈经，摄掖齐而进退，环桥门而观听者，曷亦思其所以然哉！

成化九年季冬月记。

乐会县儒学记

古者建国必立学，有事于学，必释奠于先圣先师。由汉而下，天下郡国皆置学，释奠之礼师圣迭尊孔子。历隋而唐，迨于宋元，以至今日，学校之制益

备，褒崇之典益隆，文庙与儒学俱遍于州县。学设讲堂以会文养士，庙建礼殿以祀孔子而从其徒。后改讲堂曰明伦堂，改礼殿曰大成殿，其推明化本，表著圣功，至备至当，无以复加矣。

琼之乐会县庙学，初附县治于泗村，后徙调懒。元析其地增益会同县，迁乐会于南泉渡之北，再迁渡南，初制漫无可考。今之庙学，即今县治之左，创于延祐三年，实海北肃政廉访司照磨范梈所建也。历岁既久，敝而复作，皆仍旧贯，未之有改。正统四年，始迁明伦堂于大成殿之左，久而复敝。成化七年，上命广东按察司副使丰城涂公总察琼州兵民之政而整饬之。视郡内诸庙学地隘者弗克聚，屋敝者弗克居，谓非崇儒毓贤所宜，志将有营，而材无所出。明年适天下大籍版图之会，乃谕诸州县，俾因民户割税验亩推钱转里胥私袭之利而公之，以作学之费，以营以缮，扫旧布新，而乐会庙学咸在作列。诸生以隘告，公又为之辟其地而展之。进庙之戟门于前，退学之饌堂于后。大成殿、明伦堂则鼎新建置。材良甍坚，丹垩诸采，施当其质，规模宏大，增壮于前。工垂成，而姑苏邦俊何耕来宰是邑，乐其可继，遂尽廊庑斋室库门诸舍，凡隶于学者，并加修葺，焕然一新，诚可以飨圣灵而毓民俊矣。宰将不没作之者之劳，乃具创置迁建之巔末，介其学生王克明请记于余。

余惟圣王之治天下，必本彝伦以纲维风化。彝伦之道，具在六经。学校者，讲经明道之所，孔子，则六经之宗主，彝伦所赖以立而不坠者。彝伦立于子，则能父其父，立于臣，则能君其君。国无之，不足以为国；家无之，不足以为家。周祚修之而延，秦代弃之以促。忠臣烈妇临变而不可夺者，皆彝伦之道，有以绪乎其心也。彝伦在天下，有足恃如此，则讲经明伦，固不可无学，而崇德报功，亦不可以无庙也。废而不作，作而不择其地，不选其人，犹无作也，无良有司也。涂公之志，盖乐于作兴，亦其材足以有为，故能为有司授成计，有司又得业儒者共成其美，良可喜也。昔周官立制无一不备，独于设教无官，廩士无制。先儒以为其吏非应文也，其士非为养也。吏非应文，是不可以法拘，士非为养，是不可以利诱，此成周备法纪众，不列学官于六典之深意也。今之讲诵于斯堂而瞻拜其庙者，尚宜深思此意，以自重其职业。修乎内无待乎外，则处足以为席之珍，而出足以为国之宝矣。余重于斯文，故为之记而以是终焉。

成化八年秋月吉记。

湄丘草亭记

文昌东昆港之北湄，有丘狭而长若埭者，延亘六七里，内藏一丘，隆然深秀，外夹平畴，邢氏居之，逮今十余世为斯丘之主。

丘主人之孙宥，拜官南台，不俟老而致其事。既还故土，喜遂初志，乃伐

丘之树为楹，斫丘之竹为椽，筑丘之土为墙，又剪丘之茅以苫盖之，作亭一间于旧所居之前，匾之曰“湄丘草亭”。客至即延之茶，客退则亭虚而静。春风秋月，冬暖夏凉，野树垂阴乎前后，梅竹桑麻交翠乎左右。亭主人俯仰瞻盼其间，意方有适，则检床头残简，或唤瓮底新醅，且研且酌，探颐陶情以消闲旷。兴发则扶筇曳履，从一二童子徐步以出，或登丘隅，或临水湄，望浮云而覩飞鸟，观新涨而玩游鳞，心目以豁，志趣以舒。兴尽而还乎亭。神疲力倦，则隐郭几以徇懒僻，卧陶窗以遂黑甜。出而还，立而坐，睡而起，油油然率从意适，无所羁绊。以乐馀生，志意颇足，不知旁之人以为何如。亭荫以草，非自矫也，取蔽风雨，草易于瓦也。丘加新名，非立异也，旧曰水吼，偏于水，曰黄岭，偏于山，必兼山水而名之，不曰湄丘不可也。吾将散吾情，故作湄丘之草亭。吾将漫吾游，故合水与山以名吾所居之丘。若谓吾丘无平泉绿野之侈，亭不似休休熙熙之雅，不足以乐，是未知吾之所以乐也。吾之乐，盖将拉无怀氏之民而友之，相与游乎太古，否则愿田舍翁揖而进之，共作农谈，不爱见乎车马客与之话时事也。丘宜乎约，亭宜乎朴，不宜侈且雅也。雅吾不为，侈吾不能也。

成化甲午夏四月吉湄丘记。

暇园成趣亭记

明教溪之西，文昌通儒里也。地幽而水清，土性宜树，邑之望族林氏居之。林之冢子曰复初者，学究通微，志尚高适。尝因地宜，构名花草，汇植于所居之原，结屋其间，夷犹独乐，自庆时平身暇，得以养高林壑，放志丘园。探草木鱼鸟之性情，窥鬼神造化之消息，好之乐之，亶亶不倦。虑无以自见，将匾于屋曰“暇园清趣”，以表其志。走书来京与余相可否。余意欲更暇园作夏园，清趣作成趣，盖取诸古人“四时皆是夏，园日涉以成趣”之句也。一日，翰林侍读丘公季方过余，因出书相与论确。季方以为成趣则美，而夏园云云者，不过地气多暖尔，幽人高趣，非闲暇莫由以成，暇园当依旧，而改成趣以足之。遂自书于匾，且嘱曰：“幸毋使溪西之文似北山也。”后归匾之。

二年，余致政归乡，悉以向之所以异同其义者告。复初欢然曰：“是深得吾素愿也，溪西之文不必移也。”于是举觞相庆曰：“余与子生同里，子行而吾居，子不俟老而归以寻旧游，趣与余同，不可不同此觞而写此趣。”乃出纸笔于几席间，俾余记之。辞未就而酒已醉，复初自歌曰：“时多暇兮，居且有园。园有嘉树兮，日秀以蕃。即彼树兮探天真，真趣成兮乐不可言。”余和之曰：“行倦兮归来休，寻旧盟兮海湄之丘。里有美人兮同乐，趣以相适兮将复奚求？”二人浩然大笑，遂并书以记之。

雅宜山重瑞记

天顺庚辰岁之春，都宪姑苏韩公永熙，葬其先妣太恭人于郡之雅宜山。既襄事，而灵芝出焉。又九年，成化己丑秋，公以先君通议大夫合葬于太恭人之兆。时方毕工，而鸛鹤又集焉。乡之士大夫耆彦，见者闻者，悉相传颂，咸以为雅宜之有重瑞，都宪公之孝征也，各为诗以歌咏之。郡太守以告于监郡豸史，监郡以告于予，谋将上其事。公闻而止之曰：“焉知其非偶然耶？事不足旌，安敢以渎圣天听？得一言记之，庶有征于后足矣。”

乃偕予以登雅宜之山，谒元堂，探灵迹。守冢者指冢之背以告曰：“此芝所产之处也。实有二茎，一高一低。干如文犀，葩如瑞绮，其色奕然。”又指冢背垣内之松林以告曰：“此鸛鹤来集之所也。二鸣于垣，馀皆在树。初有百数次，夕倍之，肃肃然若有惊之者，经二宿而出。”既而由冢之后出于主山之巔，览山之势，皆自白龙阳来，彼联此属，三四起伏，而后落为雅宜。土厚而木秀，佳气聚焉。有主有案，左右瞰具焉。五患且不及，实天下之福地也。因而叹曰：有是山而在东吴富丽之乡，历千百载万目中，独无一人得者，岂天秘之以遗韩氏耶？都宪公以天下人杰，入总宪纲，出握兵柄，负一代才名。身虽侍朝廷，而心尝慕乎父母，生事之礼，至备至周，死而卜葬，得如是之地，宜矣。其葬之具，皆上遣官为之营造，公又身自临之，百凡器物，必诚必慎，实足以藏魄而妥灵。哀至礼尽，孝诚有感，其瑞物骈臻，亦宜也，非偶也。

夫孝者始于事亲，中于事君，终于立身。昔张曲江居父丧哀毁，而庭木有连理之祥，迨居母丧，而冢前出白鸠白雀之异。其后官至中书令，封曲江伯，皆由能事亲事君立身也。以公之材器德业，事亲事君无忝于曲江矣。居丧召祥，又有类乎曲江矣。他日所进，其爵位功名立身之地，又岂下于曲江乎？其子孙相承，愈远愈大，当自兹山兹瑞启之也。因书之以以为记。

成化庚寅春正月吉日，琼台文昌邢克宽记。

送周君廷重任桂林府推官序

节推佐守治理，职专刑狱，而臧否是非之权守实施之，彼此孚合以循乎正，未有不能相成以卒志者。故己有善而守违之，则疑；守有不善而己顺之，则欺。于是牵制局促之患生，而民不蒙惠。僚属且然，况位其上者乎？桂林为广右首郡藩封三司之都，交广荆蜀之所辐辏。虽简重淳朴，著自古昔，而齿颊伪集，势必至幽隐困抑也，非仁人莫能理直。而怵威之下，每承顺而不获其情，则己之所不获自信者，又非特守而已也。

廷重以文学课最，擢膺是任，尚其慎之哉。《易》之噬嗑，离上震下，明照而威震利用，狱也。六爻惟九四最善，以其刚明，故有得金矢之象。然曰利艰贞，则知治狱之不易矣。夫四居柔而体刚，柔主仁，本也，刚主威，用也。本以寓哀矜，用以惩奸慝。艰者慎乎外也，贞者正内也。正乎内以致威，慎乎

外以显仁，积久而上下化之，何往不利？所谓孚合相成以卒乃志者，端在是矣。《吕刑》曰，惟良折狱慎而正，所以为良乎。

廷重与余同郡，素履重于乡评。再会京师，知之颇稔。予友平仲之卒于邸也，含饭敛亲，重有力焉，是司牧之良者。推是心以往，其优于所事矣。

先考侍御史府君墓碑记

文昌邢氏，先为汴梁人，世传以为梁开平间仕为武经大夫者之后。宋南渡后选于琼，始自十二、十三二公。十三公充纲使，府君纲使九世孙也。六世祖讳章焕，仕元为县尹；高祖讳德良，仕为太使；祖讳廷瑜，署屯田突百户；公讳世贤，隐居处士。府君自号宝穉翁，以宥官推封为御史。少负刚侃，年逾弱冠辄能与人谈理道，分曲直，不阿不矫，能人所不能。乡人凡有争竞不决者，往往相约同造其门取辨信讞。事先公处士，府君与先妣符孺人心极孝爱，葬祭皆尽礼。家训犹严，弟侄子孙辈毋敢犯教令。睦宗族，和乡党，厚姻戚，乐宾朋，敬长上，循礼度，海滨敬服。成化乙未二月三十日卒于家，寿年八十有八。配许氏，继郭氏，均封为太孺人。子男六：宥、定、宣、宜、晟、寅。女四：一适贡士陈旭，一适黎汉，一适王源，一适王恕，皆乡之俊士。孙男六：琛、瑗、瑱、璨、玮、理。卒之年五月二十五日，葬于峒巘山之原。郡博陈颐既铭其墓，仰惟我朝推恩盛典，不敢自蔽，谨用立石勒之墓前，昭告后代。而宥归老遐僻，不得大手笔表其懿美，姑述其世德大概，勒于碑阴，庶继世子孙有所征云。

成化乙未年夏六月望日记。

先妣许太孺人墓碑记

孺人，故高安知县东瓜许有虔女也，性聪慧而娴女工。年十九归严翁，恭执妇道，内相有方，家用以理，内外姻戚咸嘉重焉。

宣德乙卯七月二十五日卒，寿年三十九。是年冬葬于栏郡之原。子男四：长即宥，次定、宣、宜。女三：长早亡，一适茂山陈旭，一纳郎头黎氏聘焉。

宥承念先训二十年失所恃，今获登进士第，拜官御史，禄不及养，抱恨终天。所幸追赠有敕，得告归焚黄。于是誉以勒碑，用彰天宠，并志其私一二于其下。

天顺元年丁丑冬十月朔日记。

族伯司训讷斋公墓表

公姓邢氏，讳贵，字良贵，号讷斋，上世汴人。宋南渡后，公之九世祖第十二公与其弟十三公，避地南迁于琼，家文昌之观霄；八世祖仕宋为宣议郎；七世祖仕宋为参府；六世祖讳宣议，仕宋为文昌知县，官阶如祖，亦称宣议

郎；高伯祖讳梦璜，仕元为万安知军；高祖讳卿，仕元为琼州按抚司佾事；曾祖讳元才，仕元为琼山、文昌二县知县，迁居三嘉；祖讳道与，仕元为巡检；父讳安民，隐居不仕。

公生而敦朴，不乐华靡，性嗜文史，读过书永久不忘。邑大夫器异之，举入邑庠，从观澜林先生游，以书经领永乐乙酉乡荐。己丑会试登副榜，授江西瑞昌县学训导。同学友秋官主事林密，素重公德，而畏其学，欲荐并立。公闻而谢之，曰：“幸毋相累，得英才而教育之，是所愿也。”永乐甲午丁内艰，还守制于家。服阙，改浙江海盐，又移杭州。凡历三学，所至皆严课程，贵学者以熟读，先德行而后文艺，弟子多所造就，由科贡出身时用者济济。尝以恤孤周贫等事言于朝，秉政者多采用之。

正统辛酉，乞致其仕，诏许之，时年六十有六也。

公先丁外艰，丧葬一依乎礼，不作佛事。后以内艰归，州里劝其从俗以厚报，公曰：“读儒书而以异端葬其亲，斯为厚耶？”执礼愈谨。邑中有志者悉从公学。及致政以归，晚辈益尊信，操觚从游者日踵于门，随才进退，皆有成立。乐进者掇科名，居家者亦不失为善人。盖公负确志，植实行，文词典雅，诗句冲淡。自幼学壮行至乎老而归，手未尝释卷，心未尝为利动，倦倦焉将导帅一方，俾良士勇于善，懦夫去其饰，惰者勤，肆者恭，同归于厚。固未得尽如其志，然能变旧习，俾治丧者不用浮屠，家信而里行之，公之力也。

正统癸亥冬一遭疾，即服朝服告于先祖，礼未毕而疾已亟，顾子昇曰：“善治棺务从坚朴，毋惑异端。”言讫而终，时十一月十六日也，享年六十有六。娶多髯符氏。子男三：长昇、次勛、次暹；女一。昇以公卒之明年正月丙寅葬于祖考坟之后。

宥以御史致政归，昇同其从子俊执状以告，俾有言以阐扬其懿美。宥与公族同出，居同乡，学同道，故谨次其事以表其墓云。

正统甲子十月吉日记。

五子字说

文昌邢氏，居南文者为世族。族之子曰顺、曰显、曰灏、曰政、曰敞。方成立时，而其父田叟已没，五子者谨事母读书，皆能世其家而大之，敞且今为县学弟子员。

始予幼时，尝与顺、显二人同读小学书。及举于乡，而灏、政、敞三人又从予学，谓予叙在族诸父，且有师友之素，宜字其名而表之，而予以会试来京师。又九年，始以御史得告归省。五子者复请字于予，予乃告之曰：

所贵于人者，德而已矣。凡天付与于人者，人能得之于己而不失，斯谓之德。君子所贵莫尚乎德，字宜从德。夫顺其性者，践其形也，践其形即践德矣

，字顺曰德履。显乎外者敬乎内也，敬乎内即敬德矣，字显曰德恭。世多自首，独商老以灏称，则灏云者，将不在皓而在纯然者矣，字灏曰德纯。政，正也，欲正人之不正者，必正己德以先之也，政之字其曰德先。敞，宽也，心体宽大者，由道充而德裕也，敞之字其曰德裕。顺其履哉，所当履者能履而不失，期无往而不顺矣。显其恭哉，所当恭者能恭而不忽，斯无往而不显矣。灏其纯哉，匪年之隆，惟德之充，则自然纯厚矣。政也何先？先之孝友，孝友不达，则施于有致矣。敞也何裕？裕于循理，循理而行，刚敞乎荡荡矣。若以同流合污为顺，是非君子之所宜顺；浮华虚誉以为显，是非君子之所宜显；徒白以为灏，徒言以为政，任放以为敞者，又非君子之所宜灏宜政宜敞也。凡吾所不欲以告，皆非君子之道也。道非君子，宜深戒之。五子曰：“唯，请书以为训。”

林教志道字说

文昌通儒家溪西林氏显之之子教，方幼学时，尝从予习读。予喜其志可与共学。既而予歌鹿鸣以起，教从师于乡，学无一日废，予又喜其学可与适道。及予致政而归，教出入几席间，谨执弟子礼。

一日避席而言曰：“教既醮于客位，今翰林侍讲学士前庶吉士琼山丘公闻而嘉之，字教曰“志道”。今年四十，而道无闻，名不遂，朋侪将不我畏矣，先生何处以之？”予告之曰：“士尚志，志于道德者，功名不足以累其心，名之有无，宜莫之计。若道无闻，吾请说子之字以劝。圣人，与佛老权谋术数百家众技之道，于其法无非教也，所教各有其道也。士志于道，志圣人之道，非志佛老权谋术数百家众技之道。圣人之道，载诸六经。经重五教：教君臣以义，义者君臣之道也；教父子以亲，亲者父子之道也；教夫妇以别，长幼以序，朋友以信，别者序者信者，夫妇长幼朋友之道也。子以四教，文以知此道也，行以履此道也，忠信以存此道也。教以道立，道以教明。吾子能志于道，则不耻恶衣恶食而可以入德矣。能志于道，则据德依仁可以驯致矣。有德有仁，则身修而家可教矣，不出家而成教于国矣。教字志道，丘公之意尽于此，子宜勉之。闻道有蚤暮，子能勉之，是尚可适道，未为晚也。道明德立，则在家必达，在邦必达，身自显而名自彰矣，奚有不我畏，又奚俟于藉青紫，临利禄，方为遂耶？吾子勉之。”成化七年辛卯岁之冬书。

各体诗

登铜鼓岭

一纵登临目，苍茫大宇空。断山浮滟潏，削壁判鸿漾。地撼鱼龙斗，潮争鼓角雄。凭高独舒啸，宛在水晶宫。

海南风景

南荒千里尽王疆，四顾天连海色苍。二郡舆图兴自汉，五州编户盛于唐。故家大半来中土，厚产偏多起外庄。弦诵声繁民物庶，宦游都道小苏杭。

琼台杂兴七首

德星南斗聚光华，文物衣冠耸故家。鱼兔迭班唐使节，楼台相望汉宫衙。阜康自拟唐贞观，习尚相高晋永嘉。聊乐不劳方外去，七洲烟月浩无涯。

黉馆群游并俊华，书香半袭旧儒家。芝兰尚友颜回室，葩萼争雄宋玉衙。席上珍藏光发越，胸中道富乐肥嘉。白袍自破天荒后，秋鹗尝飞岭外涯。

五指山光胜九华，版图曾奏汉王家。窠中人老多遗世，被里官闲早放衙。橄榄香回茶后美，蛸蛸绘出酒馀嘉。薰风座上羲皇客，一曲雍容咏圣涯。

六鳌洲背涌精华，十邑居民数万家。椰子户雄橙橘户，槟榔衙胜柳槐衙。匝花海上琼芝秀，含液枝头锦荔嘉。却被坡翁收拾去，至今龙泣水西涯。

大同民习憯无华，轩冕浮云重世家。巷被空花明吉贝，屋披云构战繇衙。稻田秋敛冬还种，药圃菁芳雨更嘉。一斗桑麻半樽酒，兴如沧海没津涯。

一经相继续南华，谁似清林处士家。庭外雨晴喧鸟市，檐前日暖散蜂衙。菊含霜气秋香烈，蔗酿寒浆晚节嘉。且幸海门波不动，居闲随分足天涯。

地极南埂萃物华，竹垣深浅里人家。儿童总解藏私货，父老无由识县衙。藜子熟时村酒酺，甜茹茁处野肴嘉。东风不负鳬鹭约，自首同归醉海涯。

七星排斗

岂信人间有列星，天移北斗下南溟。望先及塔摹孤影，削不成峰笑五丁。返照入波垂列宿，密云扶雾点高形。皇舆碧落通呼吸，何日登临勒短铭。

中秋对月

举头问月月无辞，俯首衔杯有所思。棘院观光群射策，茅斋刻影独吟诗。入秋欲养身丰羽，试酒先将面点朱。今夕桂条凭折尽，来科留取最高枝。

任都御史纪恩

半载封章两度颁，主恩深注再迁官。藩参既领一州易，都宪重兼百政难。财赋东南民力困，祖宗根本地方宽。拳拳付托为兵食，计拙谋疏寝未安。

思亲

抱闷休闲宦况微，白头亲在久相违。后生稚子今应长，旧识老翁半已非。山蕨每怀三月美，海鳌常记四时肥。逢人莫话归来日，未语先沾泪满衣。

题海天春晓图送海南道副使致政

暘谷风来力尚微，海棠花已映荆扉。雷鸣地角宣春令，日浴波心散晓晖。啼血鹃寒还树叫，寻香蜂倦绕林飞。渔翁独起观天色，收拾丝纶趁早归。

归休途中

乞得残形返故丘，满江明月送归舟。百年事业随身老，三岛烟霞入梦稠。

花下自吟移短榻，海中相伴有驯鸥。春田鸭粟家尝酝，长醉无人笑白头。

休归咏怀二首

脱却樊笼得自由，家园万里望琼州。花看晚节添幽兴，人忆同时觅旧游。
一枕黑甜山舍午，半樽白泼水亭秋。归来已定栖身计，独愧君恩未尽酬。

枉尺何劳计直寻，一官尝抱旧儒巾。时当岁晏芳心歇，风入高秋病骨侵。
圣主独怜章累上，列卿同赆酒频斟。投簪莫讶归来早，倦鸟惟应恋故林。

寄葫芦族人

卜筑葫芦境最幽，竹篱茅舍似菟裘。身多暇日琴随鹤，意得当年剑换牛。
泉石愿依山作主，簪缨不羨世封侯。头因无事齐齐白，直是罗浮隐者流。

书怀

生平安分只随缘，临老休归得自然。两脚徐徐行实地，一心坦坦对青天。
月因近日光常减，竹到经霜节愈坚。记得唐人好言语，相公但愿汝无权。

草亭望海

丘山望海水溟溟，万斛龙骧一羽轻。沙碛煮盐凝皓月，潮痕遗贝丽繁星。
硃州夜露金银气，神电晴岚鸛鹤鸣。同会朝来望北阙，休归长颂海波平。

辛丑初度日

前生自是白头翁，再见苍龙岁舍同。身世悠悠还是客，颠毛短短返成童。
两间俯仰期无愧，百事修为贵有终。此去古稀年不远，桑榆晚景好收功。

和友人韵

作吏平江已六秋，抚心民事未全酬。闲来且看儿童乐，兴至还同父老游。
红叶乘风惊落帽，黄花借酒可添筹。羨居作赋称运彦，凭眺高山任水流。

九日有怀

虚度重阳六十秋，菊花空对酒难酬。闲吟诗句皆新得，遍历江山多旧游。
丘上曙开堪纵目，壶中矢发旋添筹。兴来活泼天机永，散步溪边看水流。

得友人书

千里如天远。三年不此来。书从云外至，手把月中开。

十岁勉学

希贤希圣又希天，治国齐家此一身。德业文章传世久，我今宜勉自童年。
送丘仲深至葫芦口占

与君相送到葫芦，酒在葫芦不用沽。共饮一杯辞别去，君行西出故人无。
吟翡翠

文彩彬彬翠黛鲜，品流未让百禽先。休言筋骨非为贵，且道皮毛也值钱。
寄南文德纯家

山外平湖水接天，渔竿放下又耕田。相过暇日多贤达，诗酒优游忘岁年。

寄南文世远家

幽居新筑海山头，树拥芳村翠欲流。好景坐看潮落处，钓船渔沪满沙洲。
银花句

风俗年来流又流，中流砥柱赖吾俦。于今又作银花俑，礼义何时得转头。

海南村老歌

海南村老非真村，家能识字里能文。读书大意破《论》《孟》，险夷巧拙知区分。得钱只欲买书读，不置田庐遗子孙。祝融司天霜不杀，四时雨露皆春温。禾收两熟杂粳糯，仓积穰稌多如云。木奴大者十余种，半花半实充林园。族属姻娅无远迩，岁时壶榼通温存。水行乘舟陆乘马，巾服雍容礼义敦。况有童奴可将命，幸无徭役相劳烦。采钓芳鲜随意出，海中为乐难具论。养高花下酒一樽，无事足不蹶公门。心有馀宁形亦逸，海南村老非真村。

安乐乡长寿歌有序

邑之东有山名曰东瓜，居人许伯乔，故高安知县之冢子也，今年寿跻八十。族戚与予言古人尚齿尚德，阿翁齿德兼有，而老而愈壮，诚可贺也。咸价以酒，谓予为许甥，不可无辞以庆。予故歌此以侑觞云：

人皆愿长寿，得之能几何？七十古来已稀有，今人八十尤无多。吾家老舅太叔裔，天锡偏隆家庆萃。鹤算今年八十跻，发鬢苍然颜似醉。日落春山社散时，少年醉卧老扶归。我翁坐起被双履，身轻步健行如飞。大田岁熟秋收急，拄杖田头终日立。如珠如玉嘱童奴，莫遗所天抛颗粒。此翁骨相本瑰奇，龙马精神松柏姿。少从严侍宰花县，足迹踏遍西江湄。高安风习厌浮薄，操觚直过庐陵学。炙贤摩善友多闻，扫尽游谈重然诺。客梦南云遥北堂，便辞严侍早还乡。彩衣舞罢寻耕钓，食鲜茹美轻膏粱。汪汪语笑来飞瀑，五老香炉犹在目。探春海上独寻梅，涤暑林间常友竹。木奴四望环苍翠，采断只在此山内。剩栽杞菊佐盘飧，细缉茝兰纫佩蛻。内能睦族多比邻，湖海襟期最可人。识达义敦时望重，未容空谷老闲身。乌纱白发旧弱冠，云鹤相邀清且焕。自将名利等浮云，物外逍遥何羁绊。流水高山无常住，老翁胸中千古趣。不资金鼎练神丹，静养清修安分素。此心无欲更无营，六脉清和百窍清。气血流通神秀发，性无戕贼自延龄。世人谋寿痴堪叹，念佛吃斋勤赛祷。不知作事要平心，却罔此心从左道。罔而得寿是为幸，潦倒龙钟奚足敬。谁似我翁老益高强，寿保太和真可庆。谢庭兰玉并才贤，正临初度起芳筵。三族亲宾观会集，寿觞满载酒如泉。阶前彩服舞傴僂，我为翁唱长寿歌。舞袖一翻歌一放，众宾争献金叵罗。我唱寿歌宾拍掌，掌拍声齐歌益壮。一杯未尽复一杯，不觉东方月已上。闲话昇平兴未阑，新醅继出尽馀欢。且舞且歌行且拜，愿君长寿等南山。

附录

文昌湄丘邢公行状

都察院左佥都御史巡抚南畿邢公，讳宥，字克宽，号湄丘。其先本周之封国邢侯之后，三国时仕魏，为平原侯家丞子昂之裔也。传至五代梁开平时，有仕为武经大夫者，始迁于河南开封府。迨至宋建炎间，有仕为纲使者，南迁于琼，因家文昌。家世业儒，为紫贝望族。

惟公质貌魁伟，度量宏大。冲和博达，而遇节必立；恢旷放弛，而应机能断。其家居，奉养抚字之诚，仪于宗戚，而内行著焉；其莅政，宽仁端直之德，洽于百姓，而外美彰焉。

年方幼，学游邑庠，弟子员中最取名。正统辛酉，以礼经领乡荐。戊辰登二甲进士第，观政刑部，己巳擢四川道监察御史。明年景泰庚午，有诬匿太监王振家财者，辞连二十余人，公竟辨其诬，皆得释。叛贼黄萧养攻广东，城几陷，公献策，与侍御史璿同总兵董兴征讨得平。又明年，边事方兴，粮储不给，命公督运。公措置有方，不再越月，边储悉备。是年冬，出巡福建。先是，巡抚御史许士达与镇守尚书薛希琯相讦奏，事下公，公一断以公，无所回互。或言邓茂七余党生乱，欲以镇东军易延平军，章下会识，薛尚书欲徙之，公独毅然曰：“人情重迁，山海异习，轻动或生他患。”卒得不动。民有坐盗死罪，临刑，冤号之声震地，公独疑其非真盗，缓之。未几，果得真为盗者。乱后增筑永安等四城，奏留班匠助役。城成，民不告劳。甲戌，出巡辽东，是时寇都御史巡抚其地，副将焦礼有边功，主将曹义欲冒之，寇为曹私嘱公，公不从，遂与成隙。丙子告归省，天顺戊寅还朝，出巡抚河南。奏革旧驿由黄河出颖上以达南京数十所，民甚便之。

庚辰绩满，擢知浙江台州府。台俗健讼，公治之，一惟缘情据理，民自信服。居台四年，寻以巡按时事就逮，台之士民有怀持金帛出数百里外赆之者，公一无所受，曰：“吾无庸是为也。”左迁为晋江县令，赴任未三月，会赦复职，补知南直隶苏州府。苏之田赋甲天下，丁役钱粮，视之别郡，盖倍蓰焉。公治之，一本情理，不立奇苛，惟省徭均赋，以便民为务。不期月，德政溥洽，歌谣之声播闻朝野。

公性敦朴，不乐华靡，凡有百般事为，务从简素。神祠惟涓洁其在祀典者，官廨惟修葺其关于用者，诸游宴亭馆、老佛殿阁，一莫之顾。

成化二年，江南大水，苏民乏食者什七八，先尽发七县预备仓储，并劝借共得米八十余万石赈之。六月，粮不继，饥民相聚，数百余人持券入积米之家投借。不与者，即强夺之，富室惊愕，驰白于郡。公即给示以谕之曰：“积而不散者失乎义，取之以强者陷乎罪。汝辈知彼而不知此，今而后知其有积，必须指名告官，官为之借。”明日，饥民尽持状执券赴府，填溢街市。令收纸批

发付乡老引同保借，又得米八万余石，聚者散焉。食又不继，又发军饷一年之外余米二十万斛。同官有以事未上闻难者，公曰：“民命在须臾，奏允而后给，则无及矣。专擅之罪，吾自当之。”是年稻熟，民饥而不死者殆四十余万口。事闻，上不之罪，加升浙江布政司左参政，仍兼理府事，降敕褒奖。

是年秋，再升都察院左佥都御史，奉敕巡抚江南，总督兵民财赋，兼理浙江嘉湖杭三府粮储，提督屯种。又再敕考察文武官员，凡黜陟任处置。公以江南民困输财竭内给，而南京又祖宗根本重地，公领命后，惟汲汲于培植拯救，采察询咨。官吏则奖廉能，黜贪懦，士民必杜奸宄，抑豪强。亲浚孟渚、丹徒二河，增筑奔牛等处五闸，以便运道。奏革淮安、仪真晒晾，而加其脚费，以便军民交兑。摊湖田地粮额，则奏科新涨荡以补之。门摊商税锐钞额，则奏减原折钱数以纾之。验口救荒，必视仓积之厚薄，移有余以济不足。抵斗还官，必视岁收之丰歉，先正赋而后借贷。

四年，奉敕会同少监宋文毅整理两浙盐法，首获伪造盐引者置之法，次擒积年私贩者四十余徒迁之化外。又奏给官钱铸造锅盘均其草荡，俾海乡丁多者兼主之，山乡不习煎晒者，出米贴补代煎，出纳惟谨，商民称便，国赋无亏。五年，又再敕考察文武官员。凡军民利病并官吏升降，悉听尔处置，免其先奏始行。是时，黜官员者一百七十余员，汰镇江府冗官二员，革罢宁国府驿递船八只。一切不急之务，悉皆停免，以苏民困。先是，江南轮纳官物，多有亏折，往往借贷势家。其来追偿，必托势要折简于公，公一切置之不问，势要家多憾之。

六年秋，议事来京师，章上至再，乃得致仕以归，时年五十有五岁也。二亲垂自在堂，日常扶疾，率诸弟奉甘旨，田产多让诸弟。名其所居之地曰湄丘，自号湄丘道人，结草亭于居第之前、文笔峰上，作《湄丘草亭记》以自见。家居十余年，身恒抱疾，间中手未尝释卷。诗文虽少作，作必根理，出语必根于道。教子弟有法，谈及祭祷，以为自纾其爱敬且宽病者之心则可，若谓佛能生死人则不可，始终不听异端邪说焉。

是岁成化十七年夏前疾作，药弗瘳。语其子项曰：“吾居官无余藏，汝母之服未除而有斯疾，必不起，我死丧礼宜从俭，汝能勤俭以保门第，吾目瞑矣。”言讫而终于正寝，时五月二十日也，享寿六十有六。配林氏，同里林奕之女。子男三：长曰项、次日玮、次曰理。孙男一：旦。女五：长适冯洛、次适云霸、三适陈继宗。卜宅得铜斗山之阳，夫人林氏墓之左。

未终之前，病少间，以其生平履历行事约略，以授其族弟乡贡士瀚，俾具书牒，令其子项以乞恩来京师。蒙圣恩赐以谕祭葬，将归营公葬事，以予乡人也，乃以瀚所书者诣予，请为状。谨次序之，以俟当年之立言君子采焉。谨状

。成化十七年辛丑季冬月上浣，赐进士出身、资善大夫、都察院左副都御史、南海戴缙拜述。

湄丘邢公墓志铭

都察院左佥都御史致仕邢公，以成化十七年五月甲午卒于家。有司以闻，上命礼部备牲仪，翰林院撰文，遣官谕祭葬之。其子项以予与公交莫逆，求予文志其墓。先是，公无恙时，贻书畀乡人林徽诣予，豫以铭文为托。得书未几，而公遽捐馆舍。公长予五岁，幸后死，安敢负托耶！乃拭泪序而铭之。

序曰：公讳宥，字克宽。其先纲使公由汴徙琼之文昌，世居水吼村。七世祖章焕仕元为县尹，六世祖德良仕元为太使。高祖仔翁元时守令，以德行封职社长。曾祖廷瑜署元屯田奕百户，后升千户。祖世贤隐居，屡举不仕。父文广，诰封文林郎监察御史；母许氏，高安知县有虔之女，赠太孺人，继母郭氏，诰封亦如之。

公以永乐丙申年生，幼聪敏，日记千言。稍长，年十四补邑庠弟子员，甚有时名。闽汀曾先生兰掌教邑中，于诸生中独加器重，异其不凡。同里溪西林氏，为邑中巨族，以女妻焉。岁辛酉领乡荐。戊辰登二甲进士第，观政刑部，己巳擢四川道监察御史。明年改元景泰，太监王振败，籍其家。有告其家人孙太安匿其财者，公与锦衣卫官于信鞠之，无实。于必欲没入之，且曰不然祸立至。公曰：“无其情而文致于法，是我杀之也。”竟辨白被诬者二十余人。

又明年，边事方兴，储备不给。是年适当百司朝覲，建议者请免来朝官被劾之罪，俾运通州见储粮四十万石实宣府，命公督运。公措置有方，不盈月边储悉足。是冬，出巡福建。先是，巡按御史许士达与镇守尚书薛希琏交恶，事闻，因令公代士达且核其事。公至，一断以公，无所回互。时沙寇甫平，或言延平卫军多其亲党，欲以镇东卫互易之，章下会议。薛尚书力主之，公独毅然曰：“山海异习，轻动或生他患。”卒得不动。巡海官符文获犯禁入海者数千人，请于朝以梟首示众，而冤号之声震地。公独疑其非真盗，缓之，未几果得真为盗者。乱后增筑永安等四城，民力有不堪者，公奏留八郡之匠赴役工部者协力助之，城得以亟成。甲戌出按辽东。时都御史寇深巡抚其地，副将焦礼有克敌功，寇上其功状，乃先以主将曹义。事下覆之，寇为曹私嘱，公不从，遂与成隙。戊寅巡按河南，奏革旧驿，由黄河出颖上以达南京者数十所，民甚便之。凡三巡历，随在声称赫然。得代还京。时寇深总内台，恨公在辽东时事，多方捃摭之，无所得。及公秩满需铨曹，适知县甄铎有故勘人命狱，有言忠国公石亨纳其赂纵之者，命下勘之，众皆畏势莫敢犯者。寇以公名奏，委核其实，盖欲假是以中伤公也。公审核允当，讫莫能害。

庚辰升知台州府。台俗健讼，公治之，一惟缘情据理，民自信服。居台四年，有诬以巡按时事，就逮，台民争持金帛出数百里外赈之，公一无所受。又有耆民数千人赴京告留。公竟坐是降职，为晋江县令。抵任未三月，会赦复职，改知苏州。苏之田赋甲天下，丁役杂办视他郡盖倍蓰焉，而俗尚浇浮。公治之，一本情理，不出奇，不立苛，惟省役均赋，节浮费，以便民为主。不期月政化民洽，歌颂之声播闻远近。

公性不乐华靡，且厌浙西俗尚过奢，凡百有为务从简素。神祠惟涓洁其在祀典者，廨舍惟修葺其切于用者。成化丙戌，江南大水，而苏尤甚。公发官储及劝富民，得米八十余万石赈之。然犹不继，饥民百十持券入富室借之，不与则夺。公即贴示，俾饥民指其闭余者名，赴官府为之借。民争持状赴府，官为署券付乡老，俾同保借，又得米八万石。犹不继，又会计军饷一年之外余二十万石，发以赈之。同官以事未上闻难者，公曰：“民命在须臾，奏允而后给，则无及矣。专擅之罪，吾自当之。”是岁，稔活饥民殆四十余万口。事闻，上加升浙江布政司左参政，仍掌郡事，降敕褒奖。是年秋，再升都察院左都御史，巡抚南畿，总理兵民财赋，并理嘉湖杭三府粮储，提督屯种。公受命后，急急于培植拯救，采察询咨。于官吏则奖廉能，黜贪懦；于士民则杜奸宄，抑豪右。浚孟渎、丹徒二河，增筑奔牛等五闸，以便运道。又奏减岁课之重者，凡十余事。戊子奉敕饬理两浙盐法，己丑又敕考察文武官员，凡军民利病以及官吏黜陟，总听公便宜处置。

庚寅年议事来京，上章乞致政，不允，章再上，始得请，时年五十有五。至是卒年六十有六。公配林氏，封夫人。生子三：长珎，林出；次玮、次理，偏房刘氏出。女五，冯洛、云霸、陈继宗，其婿也，二在室。孙男一：旦，珎出。将以卒之明年十二月初九日，葬于铜斗山之原。

公禀性廉介，于人不少委曲。言论之际，是是非非，不少假借。性好读书，于诗文虽少作，然作必有意趣，不为无益之语，字画亦道美有法。晚年家居，尊翁逾八秩，公奉养备至。友爱诸弟，其田产多让之。足迹未尝至城市，一切外物略不关情，暇则扶藜徐行田圃间而已。构草亭于所居之前文峰寺墩上，颜之曰“湄丘草亭”，因自号湄丘道人云。

铭曰：极天南隅，环海一区。孰知其中，有此钜夫。为邦司直，凛其不诎。明宪之典，而不伤乎物。为民师帅，不赫厥声。为牧之职，而必遂其生。出处以正，进退惟礼。君子之心，大臣之体。乡邦是赖，焯有其光。幸我后死，为铭其藏。

赐进士出身、嘉议大夫、礼部右侍郎掌国子监事、前翰林院学士兼修国史、经筵官同郡丘濬撰。

中顺大夫都察院左佥都御史邢公墓碑铭

成化辛丑五月甲午，致仕左佥都御史邢公卒。讣闻，天子悼惜，遣官赐祭于家。其子项不远千里走京师诣予，乞铭其墓上之碑。

公，予同年友也，予知之深。其平居，温温然不为崭绝崖岸，及临事，则断断有不可拔者。自为御史时，称有执守，虽于总宪者尚不屈就。既而出治两剧郡，他人殫智毕力愈不治，公未尝立奇，惟省徭均赋，节馈遗，以理折狱，不为私挠而已，两郡皆翕然信服，名赫赫动朝廷。乃起为左佥都御史，赐玺书，巡抚东南。公感激，益以事自任，有干谒者，一切置不问，以是名益重，而谤奸兴矣。遂以疾力乞致仕，虽欲挽留之有不可得。时年甫五十有五。

夫士君子立志，确然素定于胸中。以之修己，必不易其操；以之治人，必不爽其政。及稍见几微，必急流勇退，不溺乎其常。若公者，非有涵养之学，通达之材，卓越之见，不能然也，而可使泯没无传耶？予于义不可辞，遂次其名字履历、行治族出之详而铭之。

公讳宥，字克宽，号湄丘。初入乡校读书作字，即与凡儿异。稍长游邑庠，月试季考恒第一。正统辛酉以礼记领乡荐，戊辰登进士第，明年拜御史，莅四川道。景泰庚午，太监王振败，籍其家，有诬其家人孙太安匿其财者，辞连二十余人。事下锦衣卫，鞫如所诬，上命公往覆之。公辨其诬，皆得释。辛未巡按福建，镇守薛尚书希琬，与许御史士达相讦奏，因命公代士达，且核其事。公一以实复，不少避。或言邓茂七余党生乱，欲以镇东军易延平军，章下会议，薛尚书以徙为便。公独曰：“人情重迁，山海异习，徙之适恐致乱。”卒不徙。民有坐盗死罪者数十人，请于朝以梟首示众，临刑冤号不已。公独曰“盍姑缓之”。逾月果得真盗，枉而复苏者数十人。乱后，增筑永安等四城，奏留八郡班匠助役。城成，民不告劳。

甲戌巡辽东潘阳，军官盗官储者五十余人，公以潘阳三面受敌，奏止黜为首者二人，余皆罚赎守城。未几贼至，赖以无虞。副将焦礼有边功，主将曹义欲冒而分之，寇都御史深党焉，公不从，遂成隙。丙子告归省，天顺戊寅还朝，出巡河南。革省驿递数十所，复民地取之藩府，录罪囚可矜疑者，民皆称快。得代还京。时寇深总内台，憾公在辽东时事，欲寻事无得。适有言忠国公石亨私纳知县甄铎馈送，纵其故勘人命者，命下勘之，众畏势无敢往。寇以公名人奏，委核其事，盖欲借是以中伤公也。公覆以实，竟莫奈何。

庚辰擢台州府，府吏旧皆僦屋以居，而新参者辄入金。公耻之，即府治东辟地，免新参金，公自治屋三间，甫一年吏尽有舍。黄岩有浮桥，桥有田，收田之入以修之。岁久田为势家所据，而以小舟载渡者，又窥微利，每窃坏之，民甚病涉。公询知，许自首田者，减其租人三之一，否则尽没官，田尽复

，桥得不坏。寻以巡按时事就逮。父老有争怀金馈送者，公曰：“吾无用此。”谢绝之。时台耆民数千人上京奏留，后竟左迁晋江县令。

上嗣统，复起知苏州府。苏田赋甲天下，丁役杂办视他郡且相什百，中外仰给，最难于守。公治之不期月，政化大行，歌颂之声四达。揽纳者滋为弊，赋因以亏，公痛绳治责偿，且得余钱数万缗，因以辟永丰仓，筑沙河长堤，甃连道桥梁，为永久利民。俗喜奢，公率俭约，诸游宴亭馆、老佛殿阁，一莫之顾。成化丙戌，大水民饥，公开仓廩，且劝富民，得米八十余万斛赈之。民犹不给，相聚入富室强取。公即日榜谕，许民指名书券赴府，府召乡老引领往货，其不发与强取者，俱抵罪，又得米八万余石，犹不给。会计军饷足一年，尚余二十万斛，亦举贷之。同官以专擅为虑，公曰：“民命在须臾，待报则无及矣，吾当任其咎。”人赖全活，殆四十余万口。治行表，建生祀。事闻，上赐敕褒奖，升浙江布政，仍掌郡事。

是年秋，遂擢左佥都御史，巡抚南畿，总督兵民财赋，兼理浙江嘉湖杭三府粮储，提督屯种。询吏治，察民隐，奖廉能，黜贪懦，杜奸宄，抑豪右，事无微钜，靡不悉心。浚孟渎、丹徒二河，筑奔牛闸，革仪真、淮安兑运米重晒，增其脚费，清湖陂田赋，减门摊商税，规画赈济，散敛率有法。戊子秋，奉敕巡抚应天等处，严督官吏，抚安军民。冬，敕督理两浙盐法，罪伪造引及私贩渠魁数十人，官给煎盐具，俾滨海民兼主之，山居者出米给焉，民商两利，盐赋无亏。己丑，又奉敕巡抚江南、浙江二省，通行提督松江、嘉兴等处，又特敕考察文武官员。凡一应军务民情利病，官吏黜陟，悉听从宜处置，免其先奏。时黜罢官员一百七十余，帖帖不敢有怨语。庚寅议事上京，乞致仕，章再上，乃许焉。

归休时，二亲尚无恙，日尝率诸弟甘旨，自以为至乐。别号湄丘道人，作《湄丘草亭记》以自见。虽抱疾，手不释卷。为诗文必根于理，著有《湄丘集》。纂修族谱，著为家训，教子弟尤有法。病时间语及祭祷，曰谓里无良医，市无善药，不忍坐视，勤于祭祷以纾爱敬则可。若谓佛能生死人，则万无此理。疾将革，语其子项曰：“吾居官无厚蓄，丧礼宜从俭。汝能勤俭敬谨，以保门户，吾目瞑矣。”遂不起，春秋六十有六。

公之先，在宋建炎间，有仕为纲使，自开封徙琼之文昌，世居水吼村。七世祖讳章焕，仕元为县尹。六世祖讳德良，仕元为太使。高祖讳仔翁，仕元为守令，以德行封职社长。曾祖讳廷瑜，署元屯田奕百户。祖讳世贤隐居，屡举不仕。父讳文广，封四川道监察御史，母许氏，赠孺人，继母郭氏封孺人。配林氏，敕封夫人。子男三：长项、次玮、次理；女五，冯洛、云霸、陈继宗其婿也，二在室。孙男一：旦。墓在铜斗山之阳，与林夫人同葬，以成化十八年

十二月吉日。

铭曰：维天降才，昭我文明。岭表海隅，亦以汇征。焯焯邢公，起为御史。不激不随，之纲之纪。两临剧郡，人皆惮难。殚智毕力，荒类愈烦。公独从容，行所无事。吏飭民安，翕然称治。岁遭饥馑，赈贷惠鲜。重保民命，敢任擅专。帝曰休哉，汝予良牧。维兹东南，全界抚育。公承明诏，夙夜精思。搜扶剔洗，无钜无微。知罄我诚，报国而已。劳瘁弗恤，遑恤谗毁。既曰病矣，哀恳乞身。获正首丘，惟上之仁。帝曰俞哉，汝其少逸。岂不汝怀，强尔筋力。既曰归矣，优游湄丘。奄忽长逝，曷不少留。公其无愧，上念前勋，谕葬老臣。宠被一时，芳流万年。文昌邢公，谁与比伦？惟有后嗣，厚望克振。

资政大夫、太子少保、礼部尚书兼文渊阁大学士、知制诰、修国史经筵官博陵刘吉撰。

御祭文

皇帝遣广东等处承宣布政司右参议谢瑀，谕祭于致仕都察院左佥都御史邢宥曰：尔蚤擢贤科，授任风纪，进秩专城，茂著循良之绩。陟参藩政，遂有都宪之升。正委任之方隆，俄以疾而在告，养恬未几，遽然云亡。爰念往劳，特赐以祭，尔灵有知，尚其歆服。

成化十八年，岁次壬寅，十一月乙未朔壬寅日。

祭都宪邢公文

成化十八年，岁次壬寅，十二月乙丑朔，越三日丁卯老友丘濬，遣子敦，谨以清酌致祭于都宪公之灵曰：

惟兄与我，生同海外，俱以文科北来出仕，联登朝籍，益敦乡契。同于一月之间，并命超升显位，兄为都宪，我为学士，大驰朝野之声，增重乡邦之气。兄先我仕，亦先我退，家居十有二年，得遂归老之计。忆惟癸巳之别，至今仅及十岁。前年之秋，兄以书寄，他无所言，属以后事。岂意去秋，讣音忽至。肯凭无鬼之论，负我故人之意！因兄所笔，序以为志，更为征之显者，庶其永传于世。於戏！瀛渤之间，琼崖之地，山川清淑，物类华丽，几千万年，秀气始萃，生我与兄，盖亦无愧。兄今已矣，我独后逝。既不能执紼而送，又不克倾觞而酹。举首天南，望风洒泪，緘词万里，命子代祭。曰：神交以心通，谅死生之靡异。尚飨。